

『生命故事』

寻找有故事的你

精品故事吧

震撼灵魂的生命故事之

敬畏生命

生命写就的文字
文字便凝聚了血泪的绝美
生命也绵延成不屈的轨迹
这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直教人仰视

谭波◎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寻找有故事的你

精品故事吧

震撼灵魂的生命故事之

敬畏生命

谭波◎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畏生命 / 谭波选编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2

(精品故事吧)

ISBN 978 - 7 - 5438 - 6247 - 0

I. 敬… II. 谭…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0954 号

敬畏生命

谭 波 选编

出 版 人：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李 进

装 帧 设 计：果子殿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 1000 1 / 16

印 张：18

字 数：260000

书 号：ISBN 978 - 7 - 5438 - 6247 - 0

定 价：29.80 元

营销电话：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生命，生命

(代序)

● 杏林子

夜晚，我在灯下写稿，一只飞蛾不停地在我头顶上方飞来旋去，骚扰着我。趁它停在眼前小憩时，我一伸手捉住了它。我原想弄死它，但它鼓动双翅，极力挣扎，我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手中跃动，那样强烈！那样鲜明！这样一只小小的飞蛾，只要我的手指稍一用力，它就不能再动了，可是那双翅膀在我手中挣扎，那种生之欲望令我震惊，使我忍不住放了它！

我常常想，生命是什么呢？墙角的砖缝中掉进一粒香瓜子，隔了几天，竟然冒出了一截小瓜苗。那小小的种子里，包含了一种怎样的力量，竟使它可以冲破坚硬的外壳，在没有阳光、没有泥土的砖缝中，不屈地向上，茁壮生长，昂然挺立。它仅仅活了几天，但是，那一股足以擎天撼地的生命力，令我肃然起敬！

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借来医生的听诊器，静听自己的心跳，那一声声沉稳而有规律的跳动，给我极大的震撼，这就是我的生命，单单属于我的。我可以好好地使用它，也可以白白糟蹋它；我可以使它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也可以任它荒废，庸碌一生。一切全在我一念之间，我必须对自己负责。

虽然肉体的生命短暂，生老病死也往往令人无法捉摸，但是，让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价值，使我们活得更为光彩有力，却在于我们自己掌握。

从那一刻起，我应许自己，绝不辜负生命，绝不让它从我手中白白流失。不论未来的命运如何，遇福遇祸，或喜或忧，我都愿意为它奋斗，勇敢地活下去。

敬畏生命

Jingweishengming

CONTENTS

• 拳击手的坚持 •

- | | |
|-------|---------------------|
| 001 → | 生命，有一种硬度 / 邓康延 |
| 004 → | 镀着阳光的金项链 / 朱成玉 |
| 006 → | 守望 / 丛 蓉 |
| 009 → | 过巴颜喀拉山 / 唐 涓 |
| 012 → | 乌鲁帕的葵花子 / 田祥玉(译) |
| 015 → | 飞越喜马拉雅山 / 董保纲 |
| 017 → | 不屈的警官 / [美]爱德华·齐格勒 |
| 021 → | 摘不掉的眼镜 / 方冠晴 |
| 024 → | 永远的B角 / 黄廷洪 |
| 027 → | 最差拳击手的坚持 / 姜钦峰 |
| 029 → | 一撮泥土 / [美]亨利·范·戴可 |
| 032 → | 我会为你竖起一道彩虹 / 朱孝萍 |
| 035 → | 孤儿杰里 / 麦杰瑞·金南·罗林茨 |
| 040 → | 优雅的离别 / 梅玉荣 |
| 042 → | 我的死亡计划 / [美]史蒂夫·威廉森 |
| 044 → | 好好活着就是爱母亲 / 李 晓 |
| 048 → | 握住掌心的生命线 / 付永刚 |
| 049 → | 永不消逝的乐章 / 叶夫根尼·爱泼斯坦 |

• 两匹赛马的命运 •

- | | |
|-------|---------------|
| 054 → | 蝴蝶的勇气 / 佚 名 |
| 056 → | 牛羚卡拉的悲哀 / 陈 俊 |
| 060 → | 藏獒阿力 / 陈 俊 |
| 063 → | 亚马逊蝌蚪 / 星 竹 |
| 066 → | 永远铭记一头麋 / 马文秋 |
| 069 → | 蜘蛛 / [苏联]普里什文 |



- 071 → 自然之道 / [法]迈克尔·布卢门撒尔
073 → 蜥蜴 / [日]宫本辉
075 → 两匹赛马的命运 / 董保纲
077 → 一只蚂蚁 / 翟 杉
080 → 致命绝杀 / 冬 暖
084 → 一只狗的偷渡真相 / 乌娜姬
090 → 不死的鸟儿 / 海 男
092 → 像“信念”一样活着 / 佚 名
094 → 爱与宁静曾经来过 / 张丽钧
096 → 母豹复仇 / 马文秋

• 最后一根火柴 •

- 100 → 生死岂止一霎间 / 范春歌
103 → 寻觅那一线生机 / 孙国彦
105 → 你有多重要 / 孙道荣
107 → 一切苦难都不会持久 / 罗伯特·司屈勒
109 → 生命就是不停步 / 王国军
111 → 最后一根火柴 / 佚 名
113 → 赌命 / 李志明
117 → 午后的故事 / 冬 至
119 → 使命 / 方冠晴
121 → 生死36小时 / 鉴 轩
130 → 天使都会很快乐 / 深森乱了
134 → 永恒的价值 / 杏林子
135 → 写给一个叫琼的女孩 / 丁立梅
137 → 用生命证明的道理 / 沈 湘
139 → 给生命一份从容的平安 / 鲁 人
141 → 两厘米的温暖 / 陈建宽
143 → 深渊中 / [美]诺曼·哈钦森



• 帮一个，是一个 •

- 147 → 1000个水兵和一个婴儿的故事 / 佚 名
150 → 金质勋章 / 付 军
153 → 紫丁香盛开的春天 / [美]鲍勃·帕克斯
155 → 当警察遇到狗熊 / 侯美红
157 → 背叛 / 宋佳吟
159 → 小泽征尔的两次下跪 / 薛 峰
161 → 白玉兰，白到高洁 / 丁 敏
163 → 一个女记者与25条生命 / 张东升
165 → 帮一个，是一个 / 孙道荣
167 → 第十一位 / 读 书
169 → 上帝的礼物 / 陆勇强
171 → 澳大利亚的回答 / 崔 青
174 → 永远的感动 / 李新刚
176 → 请尊重你的价值 / 张成翔
178 → 生命的车票 / 佚 名

• 我种了900棵植物 •

- 183 → 我种了900棵植物 /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187 → 行走的勇气 / [美]莱恩·雷福
191 → 一束木棉花 / 吴风华
194 → 朱棣文：美国能源部的华裔新掌门 / 楼 桐
199 → 军神 / 毕必成
202 → 原色 / 徐少康
204 → 欣赏苦难 / 赵 恺
206 → 郭子仪单骑退回纥 / 林汉达
209 → 核泄漏之后 / [美]保罗·哈维



- 210 → 黄永玉：大师之境 / 王维强
217 → 华罗庚的哲学 / 王 元
219 → 积攒温暖 / 梧桐听雨
221 → 阳光不锈 / 王海莹
223 → 生命的本质 / 楚 女
225 → 给女孩飞翔的翅膀 / 查尔斯·M·森纳特
228 → 且带微笑到天堂 / 佚 名

• 生命的惧怕 •

- 231 → 果子也会疼 / 刘心武
233 → 地震中的人犬奇缘 / 李柯勇 储国强
236 → 爱听二人转的狗 / 鲍尔吉·原野
239 → 牛的灵性 / 涵西 (译)
242 → 抱大树 / 张士敏
245 → 与狼谈判 / 潘 之
248 → 马鹿的眼泪 / 佚 名
251 → 冰海中最后一条义犬 / 宝宝贝贝
255 → 生命的惧怕 / 李兴海
257 → 马 / [日]德永直
261 → 二战传奇“熊大兵” / 谢 来
265 → 复仇的蛇头 / 张森凤
269 → 窃贼罗茜 / 詹 妮
272 → 奇迹鱼 / [美]泰莉·巴佑斯
275 → 猩猩的悲剧 / 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
279 → 给你五卢布 / 姜钦峰
281 → 失败者的欢歌 / 仲达明



拳击手的坚持

生命，有一种硬度

◆邓康延

八十多岁的梅益先生有一次会见来访的俄国专家。

专家说他两次纵览中国，言语中不乏自傲。

噢，噢，梅老先生客气地应着，末了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十次到过贵国。

他们一直谈语言比较，谈风俗礼仪，谈世事变迁。才出校门的中国小翻译一直操着引以为豪的流畅俄语。

梅老从“您好”到“再见”一直用中文。

梅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

一位东北小伙子乘国际列车跑俄国小买卖。他的不少同伴以国内次品货牟取暴利，他坚持出售名牌正品。

别人笑他：讲啥信誉，小买卖还能做百年？

“就是做一天，心里也踏实24小时。”他话锋一转，“哥们儿，你们猜我在俄国最不爱听什么奉承话——‘中国人不都是奸商。’”

有一次我乘飞机在贵阳中转时，与一位海外人士聊天。我微笑着问他是不是香港人，他头一昂大声道：“我是日本人！”我半晌无语，然后突然骂了他一句家乡土话，再笑着拍拍他的肩，用国语一字一顿地说：“只要不来中国捣蛋，欢迎欢迎。”

我一直感叹一件事，50年前苏联军队拒受一支德军的投降，因为他们绞死了苏联的好儿女卓亚和舒拉。我曾想日本战败时我们也是有理由不接受日本第六师团投降的：人类没有任何一次惨案比南京大屠杀更残暴血腥的了。那是一支野兽

之师。从道义上讲，败而伏爪的野兽也许会驯化；从情感上讲，他们的牙缝里塞满了30万无辜中国百姓的血骨碎肉。令人尤为悲愤的是，至今没有哪一届日本政府做后悔和道歉，

在日本投降50周年前夕，上海电视台举办了一次声震九霄的百架钢琴演奏，咆哮的《黄河》让人心激颤。然而一个微小的细节将我的情绪打乱。我清清楚楚看到首席钢琴是日本雅玛哈牌子——不是星海牌——日本钢琴的音色的确很好。

但，有些声音无关耳朵。正如有些情感理智上难以言说。

1984年我赴四川一座小煤矿搞地质科研，与地测科一位五十多岁的技术员相识。他发稀话少，井下素描图却做得精细漂亮。我去他家做客，看到墙上一幅笔力遒劲的松竹梅，才得悉他曾是美院的高材生。他一生中最大的跟头摔在1957年。

反右时，系书记让大家对一个敢说真话的班干部进行“活靶子”式的教育。众人顿时口诛笔伐。待问到他时，他半晌无语，他的同窗女友更是紧张地不敢看他。最后他像作写实画一样吐了心言。

两个月后，他和那位“活靶子”一起被开除，分送地图的最边缘去改造。女友没去送他。

二十多年后，他被平反，并被分到矿上。昔日的丹青手成了地质素描师。没有人太注意他的河流在哪里和哪里转过大弯。

我问他：若再选择一次，还会说真话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过当时没说真话的许多同学在“文革”中还是被说更多假话的人打倒了。

他转而反问我：如果能让他选择一次，何不让上边也重新选择一次？

黑色命运的死结，常常是被一颗颗红润的心缀紧的么？

一位在美国读完硕士的朋友归国一年，历经一些不如意后，准备再渡重洋。



拳击手的坚持

“我还会回来的。”在送别聚会上他不住地对朋友喃喃，因为酒的缘故，他不连贯的语句还夹着一些英语“……我研究了这十多年英美文学了，可看着顺眼的还是咱中文……我可真是喜欢这方块汉字，有些字眼看着就叫人心动，比如苍天、永恒、悠悠……欢乐英雄、碧草白云。”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这般生动表述出“碧草白云”。



镀着阳光的金项链

◆朱成玉

那是一张永远无法定格在胶卷上的脸，那是裱在摄影家心底的一张照片。

那是一群贫苦交加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因为我的摄影家朋友略微懂得一些非洲语言，所以争取到了随同新华社记者去索马里难民营采访的机会。他一直有那样一个愿望，要用相机记录下难民们一个个水深火热的日子，唤醒全世界的善良来拯救这样一群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们。他们有黑色的皮肤，有褴褛的衣衫，有在贫苦中依然闪亮的眼睛……

那是一个怎样的居住地啊，像城市里某个垃圾处理场，臭气熏天，尘土飞扬，战争让他们流离失所，饱受了上帝揣在口袋里的所有苦难。

在那里，他摸到了儿童们瘦如鸡爪的手，听到了老人们临终时的哀嚎和呻吟，看到了妇女们惊恐的眼神……这些都在他的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里的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一粒药片比一粒金子更珍贵，一次小小的感冒引发的高烧就会将人推下生命的悬崖。死亡就像很随便的一堆篝火的熄灭一样，平常得已经不能让人感到伤痛了。

但让他无比惊讶的是，在他给他们照相的时候，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纷纷去洗脸梳头，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似乎要赶赴一个节日一样。他想，再贫苦的人，对生活也是充满向往的。

其实，他们是在为自己守着最后一点尊严，让全世界都尊重的、非洲的心。

摄影家朋友倾其所有，为他们照光了整个口袋里的胶卷。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跑过来拽住了他的胳膊，央求他为她照张相。他看到她将自己收



拳击手的坚持

拾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她的胸前，竟然还戴了一串金光闪闪的项链。她似乎看出了他眼中的惊讶，笑着对他说了项链的秘密。原来那是她用泥巴搓出来的一个个泥球，然后用花粉涂在外面，串成了项链。

就为了做这个“项链”，她才耽搁了照相。

他拿着相机的手在颤动，他不能告诉她相机里已经没有胶卷了，他不能让这朵开在人世间最苦难之地的花在瞬间凋谢，那是一颗真诚地热爱着生活的心啊。

她对着他的镜头绽放着灿烂的笑。他也不停地摁着谎言的快门，用一个个闪光灯骗过了她的期待。非洲女孩黑黑的脸和灿烂的笑，在那一刻永远定格在了摄影家的灵魂里，再也剜不掉。

回到大使馆后，我的摄影家朋友想尽办法向工作人员要了几个胶卷，他的心很乱，迫不及待地要求再回到难民营一趟，他想为那个女孩补拍几张照片，前后辗转约有20多天。他不知道，这20天，一个满怀期待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她纤细的生命一直在飘飘荡荡，一次普通的感冒，就让她永远地睡着了。

小女孩躺在母亲的怀里，已经离开了苦难的人世，胸前的那串项链依然镀着阳光的色彩，刺得人的眼睛有种无法回避的疼痛。

那位母亲说，这20天是孩子最快乐的日子。她每天都在盼望着能看到她的照片，看到自己在灿烂的阳光下，像花一样绽放。

那位母亲说，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在问：中国叔叔来了吗？

这就是生命。在那最贫苦的地方，一颗苦难的灵魂涂抹上阳光的色彩，变成珍珠，串成了美丽的项链……

对美的向往之心，让这个世界重新看到了希望。

◆ 守望

◆ 灶 筷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还是一家医院里做医生。我主管的12床是位姓李的工程师，在他的床号卡片上写着“肝癌晚期”。我没有过多地去关注他，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还有更多的病人需要我去为他们解除病痛，恢复健康。

半月以后，我在为李工做腹水穿刺时，发现腹水已经呈血性。做完穿刺我暗示李工的妻子随我来到办公室，我用医生惯有的冷静口吻告诉她：“一般在发生血性腹水后患者的生存期不会超过两个月，请你做好思想准备。”李工的妻子一下子呆了，然后哭着哀求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要帮李工熬到7月9日以后，因为他们唯一的女儿今年高考。我充满同情地看着她，答应会尽全力去做。

然而李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持续的癌性疼痛以及因腹水不断增多而导致的难以忍受的满胀感，把早已不成人样的李工折磨得大声呻吟。

李工的妻子每隔两三天便跑来找我：“陈医师，为老李抽腹水吧，看他那样子，我实在受不了。”

有一天，当李工的妻子第6次找到我，我只好对她说实话：“照目前李工的这种情况，如果频繁地抽腹水，只会加速他的死亡。”李工的妻子缄默了，好一会儿，才低低地吐出一句话：“那就不抽吧。”然后，她转过身去，佝偻着身体，蹒跚地向病房走去。我注视着那个憔悴而沉默的背影，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在她那干瘦的身体里承受了多么深的悲伤！

这以后，李工的妻子再也没有提出要我去为李工抽腹水，甚至连李工的呻吟



拳击手的坚持

也少了。只是，有一天，护士小余对我说：“今天我给12床换床单，发现12床的垫絮都被他扯掉了好大一块。”

李工17岁的女儿并不了解父亲的病情已严重至此。她满怀感激地对我说：“苁蓉姐，谢谢你关照我爸爸，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到时，我爸爸就会很高兴，他的病也会好得快一些。”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竟充满了喜悦，这个单纯的女孩始终坚信她父亲的生命会像星星之火重新燃烧。

然而，死神的脚步却越逼越近。6月13日上午，李工第一次出现肝昏迷，我们全科医务人员当即投入到紧张的抢救工作中。李工的妻子始终握着丈夫的手，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她爸，为了我们的女儿，你要活着。”两天后，李工终于醒了过来，李工的妻子将脸偎近丈夫的头，泪如雨倾。

此后，李工又出现过两次肝昏迷，可每一次他都奇迹般地醒了过来。而在李工发生肝昏迷期间，为了不影响女儿的临考心理，李工的妻子执拗地不再允许女儿来病房探望她父亲。

在我们的无声祈祷中，李工终于熬到了7月9日。那天，碰巧我休班，在医院门口，正欲外出的我遇见考完最后一门课的李工的女儿，她高兴地告诉我：“苁蓉姐，我考完了，考得很好，我爸爸的病也会好的。”她蹦跳着急于要跑去告诉她父亲这个好消息。我站在那里，不知为什么突然喉头发紧，心里悲哀到极点。一丝不祥的预感深深地箍紧了我，我转身快步向病房走去。站在病房门口，我清楚地看见李工早已混浊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一滴清澈的泪水从他多皱的眼角流淌出来，他定定地看着女儿，艰难地牵动着唇角，笑了。

当天午夜，李工再一次进入昏迷状态，一直不安地守在病房的我和值班医师当即对他进行抢救，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三天后，李工终于放弃了最后的挣扎，永远离开了人世……

12床就这样空了，我也再没有那对母女的消息，但我相信，她们一定会好好地活着，那位坚强的父亲在他人生最后时刻，还送了女儿一份珍贵的礼物，让她读懂了生命的真谛。





拳击手的坚持

过巴颜喀拉山

◆唐 涠

巴颜喀拉山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高度，除了4824米的海拔，它还是孕育长江、黄河的主要山脉。这样，在巴颜喀拉山的高度中，我的敬畏又高过了海拔。

去年的9月刚刚降临，一辆越野车载着我开始向巴颜喀拉山靠近，出发时的慌乱中，我顺手抓过一只模样有些疲软的氧气袋，以抵御身体对高海拔的恐惧。汽车走走停停，待翻山时已暮色苍茫。笔直的公路和愈来愈暗的光线让人恍然如梦，宽阔的草原在夜幕的压抑下一片虚无。汽车已经开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我却浑然不知。先前预想的头痛心慌、胸闷气短的高山反应并没有出现。

车停在一个叫查龙穷的养路工区。工区小院离山顶那个写有4824米的蓝色标志牌很近，所以也可以说查龙穷工区坐落在巴颜喀拉山顶。屋里有些幽暗，早晨的阳光还没有透过窗户照耀进来。我伸手去拽悬在头顶上的灯绳，他们说：工区是用发电机发电，为了节省柴油，晚上收工回来，也只能照明两个小时。除了床铺和一张桌子，小屋里剩下的空隙就被我们塞得满满当当的。窄小的空间唯一的装饰就是在每个床铺的一端上方贴着的影视明星照片，那是每晚他们将疲惫的身体放平后目光最后停留的地方。

查龙穷工区共有12名工人，唯一的女职工陈爱花现在就坐在我对面。她在这里已经干了20年，孩子只有3岁。每年春天开工上山后，必须等到入冬放假才能回家。山上没有电话，手机更没有信号，要想听到孩子的声音，就得到几十里外的公路段部去。每次手里抓着电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自己在电话这头哭，孩子在电话那头哭。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又微笑着说，山上没水，我在山上的大半